

**Bernar VENET**

*Yi Tiao Art,*

84岁传奇艺术家，花25年造70000 m² 艺术公园：我将全数捐给社会

*November 2025*

## 一条艺术

84岁传奇艺术家，花25年造70000  
m<sup>2</sup>艺术公园：我将全数捐给社会

WeChat Releasing

Date: Nov 2025

84岁传奇艺术家，花25年造70000㎡艺术公园：我将全数捐给社会

原创 点击关注 一条艺术 2025年11月17日 09:00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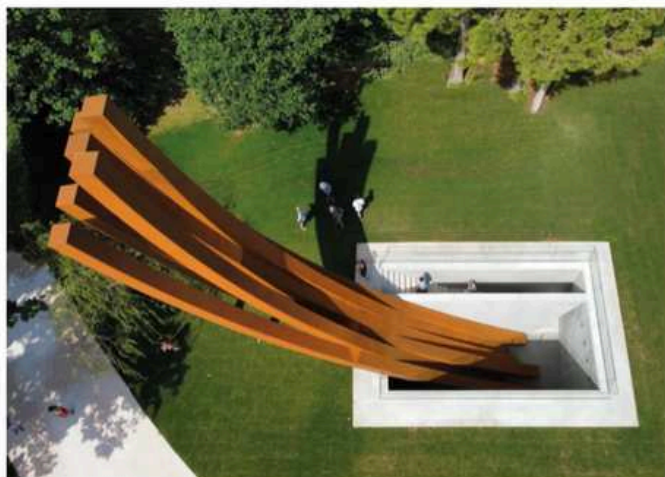
#艺术人物

FIGURE

## 国宝级艺术家花25年造7万平米艺术秘境

在南法小城Le Muy，一川流水与万顷绿意交织的秘境里，法国国宝级艺术家贝纳·维内（Bernar Venet）与夫人戴安·维内（Diane Venet）耗时25年，亲手打造了一座7万平方米的艺术公园“维内基金会”（Venet Foundation）。

自建立之初，贝纳便决意将其全数捐赠社会，盼望着未来每个人都能在此处享受艺术与自然的滋养。



Bernar Venet, 6 Arcs Perception Intérieur Extérieur, 2023 © Maxime Bruyell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he Venet Foundation



Venet Foundation – Chapelle Stella / Stella Chapel, 2014 Courtesy Venet Foundation © Antoine Baralh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he Venet Foundation

贝纳近60年来积累的150余件珍贵收藏与他本人创作的巨型雕塑，被巧妙地安放于天地之间：Frank Stella亲自设计的“教堂”，James Turrell在法国唯一的“Skyspace”，Robert Morris的透明迷宫，Francois Morellet特别定制的泳池，Anish Kapoor、Larry Bell的大型装置……



贝纳和戴安的家, Photo Antoine Baralhe, courtesy of the artists and the Venet Foundation

贝纳和戴安的家则隐秘地坐落于公园深处，由一栋16世纪的老宅改造而成，贝纳亲自设计了一系列极简家具，甚至连家中的床都是Donald Judd创作的艺术品。

从出身贫寒，到成为安迪·沃霍尔、马塞尔·杜尚的座上客，30岁便有两家重要艺术机构为其举办回顾展，贝纳自1961年至今，始终屹立于艺术革新的前沿：史上第一件无定形雕塑“煤堆”，首次将数学原理、几何线条引入艺术创作，在高速公路造全球最高的公共艺术、如今84岁还在和AI“合作”生成作品……





贝纳·维内，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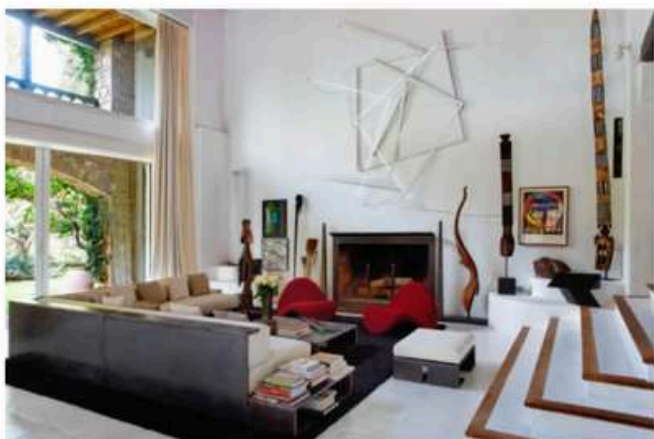
“来到维内基金会，你能了解我的一切，我的艺术家朋友们，我投身的艺术运动和流派。我关心的是艺术背后的观念，而不是那些可以装点门庭的好看的东西。我一生所追求的，是去做那些能彻底改变认知、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才是艺术的美妙之处。”贝纳告诉我们。

我们跟随贝纳一起，探访“维内基金会”与他的私宅，听他娓娓道来这批令人惊叹的收藏背后的趣闻，和他跨越半个多世纪与艺术的情缘。

主笔：朱玉茹  
自述：贝纳·维内

## SECTION 01

# 掏空积蓄，身居陋室， 墙上也要挂顶级的艺术



贝纳和戴安家中的客厅，沙发、咖啡桌由贝纳设计，壁炉上的作品是François Morellet 1996年的作品“Reiâche Venet”  
Photo Antoine Baralhe, courtesy of the artists and the Venet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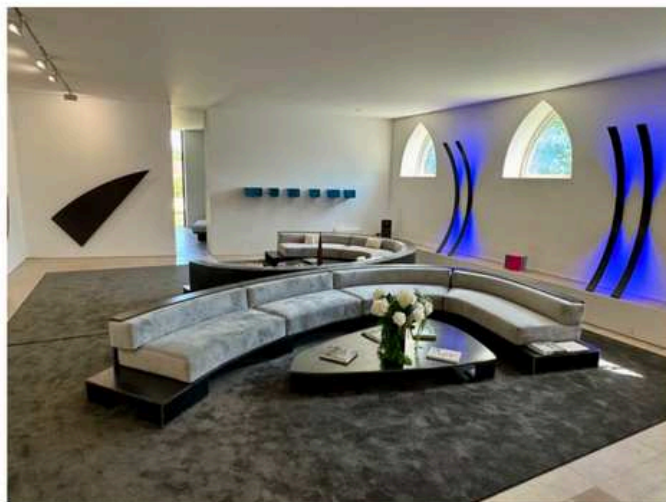
我的收藏始于和艺术家朋友们交换作品：最早是1960年代早期在尼斯，和 Arman、Ben Vautier 这些当时都非常年轻的艺术家交换；然后我去了巴黎，发现了新现实主义流派的艺术家们——Jacques Villeglé、Mimmo Rotella、Daniel Spoerri 都在其中；但真正谈得上严肃地收藏，是我到了纽约之后，遇见了 Donald Judd、Sol LeWitt、Andy Warhol 等人。



家中一角 Carl Andre 的作品 Belgica Blue Cliff, 1989  
Photo Antoine Baralhe,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he Venet Foundation

在当时，尤其是极简主义艺术家，我们的作品基本都卖不出去，所以相互之间经常交换，这样至少作品可以流动到别的地方，而不是一直堆放在工作室里。

但我比较“贪心”，我总是想要其他艺术家最好的作品，这就要花钱买了，当然也非常便宜。



另一间客厅，沙发和咖啡桌由贝纳设计，右边墙上是贝纳2022年的作品“Arc Luminares”  
Photo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he Venet Foundation



客厅中的艺术品从左至右：Frank Stella, Djoget, 2007; Bernar Venet, Difféo Gold 10 and Difféo Copper 1, 2022; Ellsworth Kelly, Untitled (EK 696), 1983; Robert Indiana, GE, 1960; Donald Judd, Untitled, 1972  
Photo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he Venet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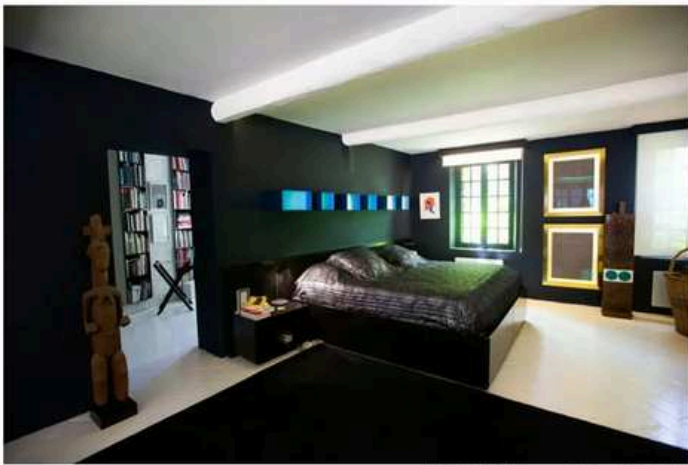


还有Dan Flavin也是，那时候没人买他的作品，我花1000美元买下了他著名的“对角线”，我认为那是极简艺术史上第一号的历史性作品，摒弃个人表达，就是45度角，光本身成为主体。去年，我最好的朋友花了170万美元买了一件类似的作品。

对我来说，我完全不是为了升值、赚钱去收藏，我根本不在乎钱。这些作品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我的家人，我全部捐给了基金会，献给了社会。重要的是，我知道这些艺术家是将载入史册的。



餐厅中，Sol LeWitt为贝纳创作的壁画，并指导设计了画前的这张餐桌  
© Photo Serge Demailly La Cadière d'Azur



卧室的床为Donald Judd的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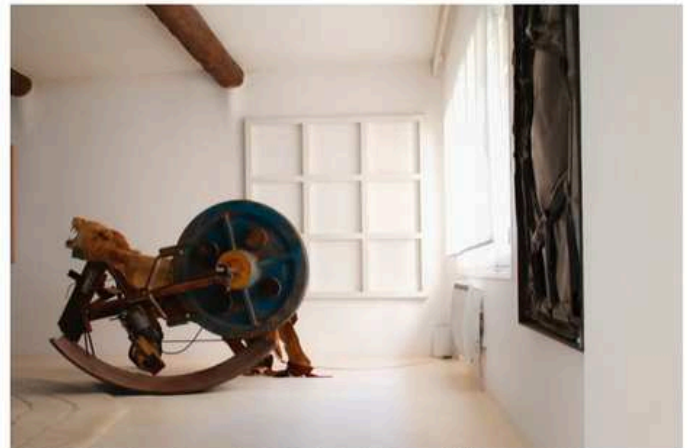
大概是1971年，我在朋友的推荐下第一次去了拍卖行。毕加索、玛格丽特、达利，一件又一件的杰作接连出现，大家都抢疯了。突然，拍卖师拿出一个盒子，里面是马塞尔·杜尚的雪铲，人们哄堂大笑，甚至拍卖师也忍俊不禁：你们谁愿意出1000美元买这玩意儿？我大喊：我！

我的心紧张得砰砰跳，要知道，周围坐的全是亿万富翁，而我知道我只有6000美元。

接着，前面有一个人开始和我竞价，1500、2000，就这样一路喊到了6000美元。我看了看我的妻子，心想：完了。没想到前面的人站起来朝我看了一眼，然后就停止了出价。他就是那个卖家，其实我是全场唯一想要这件作品的人。



Lawrence Weiner, Diverted with (Détourné par), 1979 – Dimensions variables © Crédit photo Jérôme Cavalière, Marseille, Archives Bernard Venet, New York



房间一角的Jean Tinguely, Sol LeWitt和César（从左至右） © Photo Serge Demailly, La Cadière d'Azur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遇见了美国最富有的100个人之一，我邀请他来我家做客，希望他能买点我的作品。

我准备的酒非常劣质，我甚至不知道酒有好坏之分。他尝了一口，皱皱眉头，然后去洗手间，发现我的水龙头都是破的。他震惊地问：“贝纳，为什么你生活这样的条件下，墙上却挂着一件顶级的Donald Judd？”

我笑道：“因为这很重要，所以我会想尽办法实现它。”哪怕掏空积蓄，哪怕身居陋室，一件好的艺术品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慰藉。

我觉得我应该当个艺术经销商，不是吗？我会对所有来的人说：“你银行里有多少钱？50块？50亿？那拿出来买这个吧！”（笑）



SECTION 02

—  
花25年造一座艺术秘境，  
又将拥有的一切归还社会



维内将收藏的大型雕塑与装置展陈于自然之中：  
Anish Kapoor – Intersection – 2012 – Acier corten 515 x 812,5 x 514,4 cm  
© Jerome Cavaliere Courtesy Venet Foundation



Arman, Dechaines, 1991, Anchor chains 326x145x62cm © Jonty Wilde, Holmfirth, Courtesy Venet Foundation

事实上，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建立一个艺术基金会，这个想法太狂妄了。

但有一天，我的朋友、Espace de l'art concret（具体艺术空间）的馆长提议展出我的收藏品。我为此做了文献整理，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真的有一个收藏。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要理解我的幽默感），所有这些都会被我的后代卖掉，这太糟糕了，那就像是摧毁了一座博物馆。



Carl Andre, Fourth Piece of Nine, 1983, Gasbeton blocks, 75 x 210 x 210 cm

Photo Xinyi Hu,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he Venet Foundation



Larry Bell, Something Green, 2017, Laminated Glass, 243 x 1219 cm

Photo Xinyi Hu,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the Venet Foundation



（从左至右）James Turrell, Elliptic Ecliptic, 1999; Bernar Venet, Random Installation of Points, 2013

Photo Xinyi Hu, courtesy of the artists and the Venet Foundation



所以我和我的孩子们还有妻子商量，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把所有东西都捐给基金会。这样，在我去世后，没有人可以卖掉这些作品，未来世代的人们都可以享受这个地方。

这块地方我是在1989年找到的，最初只买了很小一片土地，是一座废弃的工厂，用来放置我的雕塑作品。随着基金会想法的确立，我和妻子自己种树、造房、布置，慢慢一点点扩大到现在的样子。可以说，我所有的钱和精力，都投入在了这里。



“画廊”前，陈列着贝纳15米高的雕塑作品“Diagonale de 74.3°”（2006）



“YVES KLEIN —PURE PIGMENT”展览现场，维内基金会，2018  
courtesy of the artists and the Venet Foundation

目前我们有三个展览区域，The Gallery（“画廊”）每年都会策划一场展览，我印象中最美的是我们为伊夫·克莱因举办的特展。整个空间墙上什么都没有，但地板上布满了蓝色的颜料。他的妻子当场就哭了，因为这本是伊夫·克莱因梦想做的事情。



“工厂”中贝纳的创作：Bernar Venet, Relief-Effondrement: 23 Arcs, 2025  
Photo Jerome Cavaliere ©Bernar Venet, ADAGP Paris, 2025



在“工厂”中实验的贝纳：用推土机把特制的巨大弧形钢材推倒，让它们在重力的作用下自然形成独特的造型

来源：Venet Foundation Instagram

The Factory（“工厂”）则更像是我的实验空间，我不断地变换其中的作品和结构，它让我得以实现更多规模宏大、极具艺术野心的创作。

穿过我设计的钢桥跨越溪流，就来到了The Sculpture Park（“雕塑公园”），大型的装置和雕塑作品与自然共舞。

The Factory（“工厂”）则更像是我的实验空间，我不断地变换其中的作品和结构，它让我得以实现更多规模宏大、极具艺术野心的创作。

穿过我设计的钢桥跨越溪流，就来到了The Sculpture Park（“雕塑公园”），大型的装置和雕塑作品与自然共舞。



Chapelle Stella / Stella Chapel, 2014, Vue de l'intérieur / Interior view © Antoine Baralhe, Courtesy Venet Foundation

很有意思的是，这片区域最初的起因是我在Frank Stella的工作室买了一件巨大的作品，我想：如果能做一个像罗斯科教堂那样的礼拜堂就好了，但我买不起那么多件呀。Frank知道后立刻说，“这儿有6件你先都拿去，以后能付钱的时候再给我吧。”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价格，还亲自设计了礼拜堂。



Francois Morellet创作的泳池。© Antoine Baralhe, Courtesy Venet Foundation

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我的家也藏在这片土地上，暂时还不对外开放，我们叫它The Mill（“磨坊”），建于1500年代。原先的主人装修得非常华丽，墙和地板全是大理石，我全给清除掉，就是纯白，在我家，一切都是为艺术服务的。



餐厅中的桌椅及烛台为贝纳设计，艺术品从左至右为：Dan Flavin, Untitled, 1966; Arman, La Poubelle de Bernar Venet, 1970; Robert Motherwell, A la Pintura no. 7, 1974; Frank Stella, Parzeczew III, 1972  
Photo Jerome Cavalliere, courtesy of the artists and the Venet Foundation

我还记得我在纽约的第一个loft，付完第一个月的房租我甚至没钱漆地板。我在路边找到一个被丢弃的床垫，扛了80个街区走回家。接着我找了些木头块，搭了个能坐的地方，这就是我设计的第一件家具。到现在，家里绝大部分家具也都是我设计的，非常极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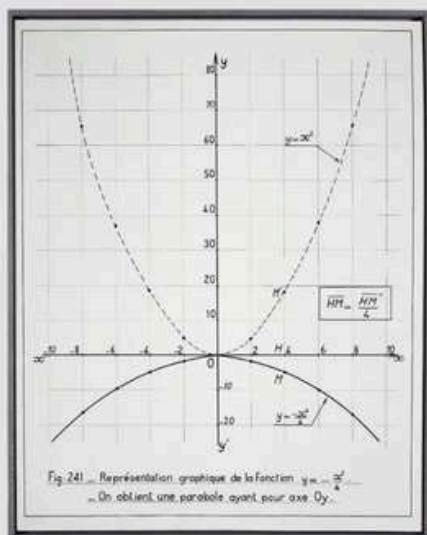
我出生的时候家境非常贫困，父亲患了脑肿瘤，母亲一个人养不起四个孩子。我的两个兄弟被送去神学院，我则被送去农场做工。

我能成为艺术家，去到纽约，见到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人，遇到支持我的画廊，作品在博物馆展出，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周围的社会。所以今天，通过维内基金会，我想把拥有的一切归还给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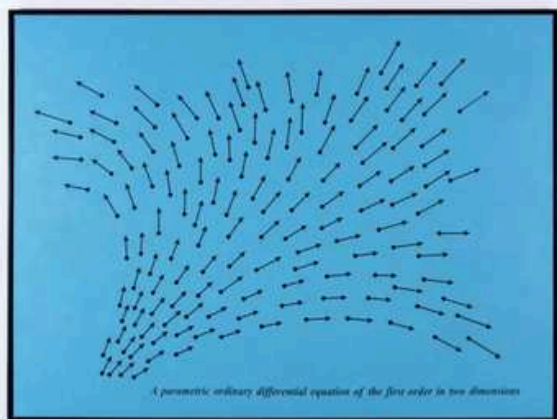


SECTION 03

## 84岁还在前行：还有太多 新的东西等待被创造



贝纳·维内，数学图表，布面丙烯，1966年。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Bernar Venet / ADAGP, Paris.



贝纳·维内，二维一阶参数常微分方程，布面丙烯，203.2x269.2 cm，2000年，©Bernar Venet / ADAGP, Paris.

很多人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使用数学和科学数据去创作。我做的东西与艺术毫无关系，但抽象艺术在1910年的时候也与艺术毫无关系。

要知道，艺术家最早只能描绘上帝、圣经故事，到后来，才是普通人、动物，然后有一天我们画风景，甚至一朵花，一把椅子。

艺术是一个知识领域，如果它不持续发展，它就会死亡，主题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数学作为一个主题，正在拓展这个领域。



贝纳·维内，三条不确定的线，轧制钢，273x300x430 cm，1994年。展览现场：战神广场，法国巴黎。图片提供：贝纳·维内档案馆，©Bernar Venet / ADAGP, Paris.



贝纳的大型雕塑在凡尔赛宫展出，2011年。©Bernar Venet / ADAGP, Paris



贝纳·维内作品《ARC MAJEUR》于法国A6高速公路, 2019. 60 x 2.25 m, Ø 75 m. 考顿钢. ©Bernar Venet / ADAGP, Paris, 2019. 图片提供: 艺术家与贝浩登

定义三个世纪前什么是艺术的参数, 与定义今天艺术是什么的参数毫无关系, 而后者又与将来艺术的定义毫无关系。你看, 我们正在完全改变概念, 这就是艺术的美妙之处。

最近, 我正和一些搞人工智能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我将指令告诉AI, 角度、比例、大小、颜色等信息, 然后按下一个按钮, 画面坍塌, 最终停在某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不可预知的, 这非常重要。

这不是AI艺术, 因为AI的所有信息是已经存在的, 而生成艺术, 信息是不存在的。



贝纳·维内在工作室制作焦油, 法国尼斯, 1963年。摄影: Gilles Rayssse, ©Bernar Venet / ADAGP, Paris.



贝纳·维内, 煤堆, 1963年。摄影: JOHN MACDOUGALL/AFP VIA GETTY IMAGES, ©Bernar Venet / ADAGP, Paris.

事实上, 我的创作从早期开始就一直是生成的。“煤堆”, 它可以同时在不同地点展出, 每次都会随机变化, 且我并不直接参与堆煤的过程, 而是由他人代劳;



Bernar Venet, 85.5° Arc x 23, 2015  
© Xinyi Hu ©Bernar Venet, ADAGP,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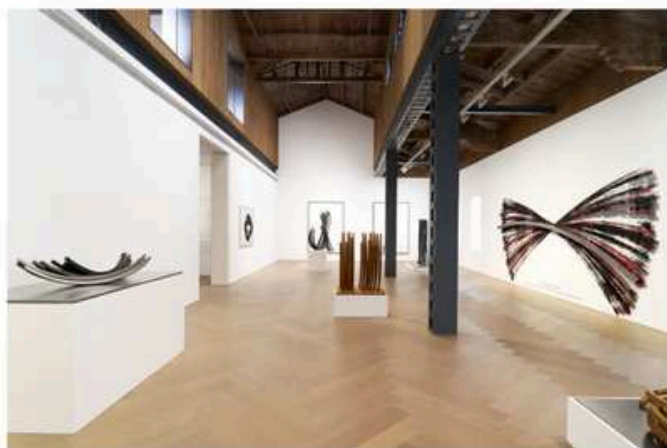
Bernar Venet, Effondrement: 11 Arcs, 2025, Corten steel, 6 x 28 x 16 meters, installed on a cube measuring 2 x 5 x 3 meters  
Photo Jerome Cavallere, ©Bernar Venet, ADAGP Paris, 2025

用推土机把特制的巨大弧形钢材推倒，让它们在重力的作用下自然形成独特的造型；



贝纳与AI“合作”的生成艺术新作：Generative Angles Painting – Black and White 6（上），Generative Angles Painting – Blue 4, 2024（下）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贝纳于贝浩登上海个展“弧之万象”现场创作作品《钢弧与姿态的图像记忆》，2025

又或是用沉重的钢条撞击墙面，让那个瞬间的重力与偶然替我完成一幅画作……  
我给Emmanuel Perrotin（贝浩登画廊创始人）打电话，我说我们要办一次展览，我要请编码员按10次按钮，就10次，这非常严肃。有些人听了会发笑，但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做过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他们直接把生成的那10张画作寄给画廊，我不会过目，也不会去开幕式。最后，10幅画都被卖掉了，而我一生永远不会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

你看，在这里，我把某种逻辑和理性推到了极致。我想去掉我的手，我的自我，用大脑，像科学家一样做艺术，因为这是我们能够超越的一种可能性。



夜幕下的维内基金会

© Luc Castel, Courtesy Venet Foundation

我今年84岁了，很幸运体力还不错，我一天可能要做20件事情（笑）。留给我的时间太少了，而还有太多新的东西等待被创造，所以我不能停下来。

我不在乎我做过什么，我只想知道，我还能做什么能再次颠覆一切。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一个想法，能在概念上摧毁我曾经成就的一切，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投入其中。

一条  
art